



1994-2004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十年精选本

主编：袁鹰 张锲

王	熊	徐	石	沈	姜	王	王
彪	正	贵	舒	嘉	贻	观	跃
	良	祥	清	禄	斌	胜	文
残	红	弹	赶	东	密	放	秋
红	河	道	山	边	祭	马	风
		无		日		天	庭
		痕		出		山	院
				西			
				边			
				雨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上

I247.5
Y922



郑州大学

04010233810M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中篇小说卷上

1994-2004

十年精选本

主编：袁鹰 张锲



I247.5
Y922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十年精选. 中篇小说卷/袁鹰, 张锲
主编.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 1
ISBN 7-106-02238-1

I. 2… II. ①袁…②张…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
国—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4539 号

责任编辑: 李 丹

封面设计: 半 间

责任校对: 朱晓岭

责任印制: 刘继海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十年精选·中篇小说卷

袁鹰 张锲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邮购部联系 电话 6421086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 32
印张/20.75 字数/46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106-02238-1/I·0542
定 价 35.00 元(上、下)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是中国作家办,中华文学基金会策划,由专门的编审委员会经过严格程序编选的青年作家作品集。本丛书意在扶植文学新人,年龄在 40 岁以下,具有创作成绩和潜力,尚未出版过文学专集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均可列入备选范围。自 1994 至 2004 十年间,已出版了 1994 年卷、1995 年卷、1996 年卷、1997~1998 年卷、1999~2000 年卷、2002 年卷、2004 年卷。本书为“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十年七卷本的精选集,分中篇小说卷(上、下)、短篇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共五册。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十年精选》

主编:袁鹰 张锲

中篇小说卷主编:崔道怡

短篇小说卷主编:李敬泽

散文卷主编:张守仁

诗歌卷主编:林莽 杨匡满

编审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冯立三	白 描	孙玉石	朱向前	朱盛昌	亚 方
吴思敬	何志云	张 韧	张凤珠	张守仁	张胜友
杨匡满	杨志广	李敬泽	周艾若	林 莽	袁 鹰
高洪波	秦 晋	陶泰忠	崔道怡	谢永旺	韩瑞亭
雷 达	缪俊杰				

昨夜星辰昨夜风

袁 鹰

岁月车轮的流转似乎越来越迅捷,越来越使人真正体会到“瞬息万变”是什么样的感觉。蓦然间,说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已经走到第十个年头。回想那年初夏聚在北京西郊戒台寺牡丹园评审第一卷15册作品的光景,依稀恍如昨日,却已是上个世纪的事。十年来,面对7卷81部,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小说、散文、诗歌和评论新书,面对着一茬接一茬的青年文学新军,我们实在禁不住百感交集,心绪难平。

回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已是国家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进行十余年之后,进入风平浪静的时期,文学园圃中重又开始出现百花争艳、欣欣向荣的景象,特别是大批新苗破土而出,报纸副刊、文学期刊上纷纷出现许多新名字、新作品,熙熙攘攘,争先恐后,那情景,常使我想起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有些作品的深度和厚度,又

大大超过前辈,使人感到欣喜和兴奋。包括“21 世纪文学之星”的一批批年轻作者们,也都陆续显露头角,尽管那时他们还不甚知名,还没有得到广泛的注意,却已被一些有识之士所瞩目。正是有感于那时出版新书还很艰难(不像时下只要花钱买书号什么书都能顺利问世),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才决定策划这一套丛书,并且郑重命名为“21 世纪文学之星”。十年辛苦,十年迈步,倒也真是不寻常的。

我们这一群受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委托担任丛书评审重任的人,大都已从事报纸、刊物和出版社文学编辑工作多年,也都在不同岗位上为文学事业贡献一砖一瓦,可算得“阅人(也阅书)多矣”,文山跋涉,书海浮沔,亲眼阅读、经手编辑过的各种作品(出类拔萃的、尚可一读的以至平庸乏味的),用“不计其数”形容,决非过甚其辞。除非特别优秀之作,一般说来,看稿和评审时,不大容易激起感情的波澜和理性的辨析。但是,十年来,在阅读和初选、复选到终审“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一卷卷入选的作品中,却常常出现认真的、热烈的辩论。即使晨昏散步和休息时间,也会为某一部作品该不该入选反复争执到面红耳赤。那模样,哪像是彼此都已年过半百、年过花甲、甚至到古稀之年的人。无他,只有“责任”和“希望”四字可以说明一切。

我们之中的一位朋友,在一篇《阳光叙事》中曾有一段真实而细致的叙述:“我们是通过阅读认识这些年轻人的。在酒店里,夜深人静,我们斜倚床框,手捧书稿,就着昏黄的灯光,遨游他们以文字构筑的世界。我们被吸引,被感动,或者,还不甚满意,还不以为然。对出色者,击节赞赏;对错失者,扼腕惋惜。我们的智能与品性,经验和爱好,历经沧桑,青春不老。检阅着他们的身手,我们自觉仍然矫健。这些年轻人,以其朝气蓬勃的艺术功夫,既使我们珍惜岁月的收成,又使我们忘记了自己的年龄。”

九十年代的文学之星,九十年代的风貌和风格,也可以说是“昨夜星辰昨夜风”吧,自有其不同凡响的动人之处。十年以来,我们先是从作品,以后又在实际接触中认识了作者,他们同我们所熟悉的包括正在走红成为媒体追逐对象的青年作者,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常常想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那句古谚。他们多数都在平凡

岗位上起居作息,在社会底层同老百姓共命运、同休戚,获得营养,获得支持。在文学园地上,不在大城市里追名逐利,拒绝百丈红尘喧嚣的诱惑,默默耕耘,默默厮守,脚踏实地,将自己的脚印留在坚厚的泥土上。他们关注周围的父老乡亲,关注哺育自己长大的农民和农村,关注人口还不在少数的弱势群体(有的作者本人就是进城农民工),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尽管他们的生活积累或许尚不够深厚,却实实在在;文学修养和技巧或许还显露着稚嫩和这样那样的不足,却走的正道。年轻作者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自然的真挚感情,都跃然纸上,洋溢在字里行间。而这些,正是时下不少中青年作家、包括一些已成名作家所最缺少的,也正是我们十年来在阅读和评审过程中常被吸引,常受感动的地方。这样真诚的品格,这样执著的步履,在当今之世,已属难能可贵了。

今年正值邓小平同志百年诞辰,自然就会又一次想到文学和人民的关系这个大题目,又一次想起他对文艺工作者、对作家的教诲和期望。特别是他一贯强调的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25年前,他代表党中央对第四次文化会所作的祝词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隔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他殷切期望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充分表现人民群众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在同各种敌人和多种困难的斗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他要求作家们“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我们大家尊崇和敬爱的巴金老人,也一再说他是为读者活着的,是由读者养活的。他在《致青年作家》一文中说:生活培养作家,生活本身(不是别的)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他说:“每个作家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都是为了寻找到一个机会接近人民,划时代的巨著不是靠个人的聪明才智编造出来的,它是作家和人民心贴心之后用作家的心血写成的,要做一个作家,首先做一个真诚的人。文品和人品是分不开的。”

此刻,当我们兴奋地站在又一个十年的起点,我们怀着真诚的

心意,郑重地将这两位老人的话奉献给我们的年轻作者,愿你们在今后迢递而艰辛的文学长途上,永远铭记这些金玉良言。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十年只是一小步,一个良好的开端,阳光灿烂之日,星光闪烁之夜,我们一起享受硕果累累的金秋,一起展望迷人的未来。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这群最初担任评委的人都会一个个虽有惆怅却又很欣慰地退出评审的平台,但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必定会继续一往无前地走下去,走下去,直到又一个新世纪的到来。

2004年金秋,迎接建国55周年大庆之日

21世纪文学之星 目录

中篇小说卷

(上)

- 袁 鹰 ◎ 序/1
王观胜 ◎ 放马天山/3
姜贻斌 ◎ 窑祭——一个年代久远的
故事/53
沈嘉禄 ◎ 东边日出西边雨/85
石舒清 ◎ 赶山/115
徐贵祥 ◎ 弹道无痕/155
熊正良 ◎ 红河/209
王 彪 ◎ 残红/253
王跃文 ◎ 秋风庭院/295

1 QBB47 / 01

21世纪文学之星



王观胜：

1948年生，陕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已发表《放马天山》、《各姿各雅》、《汗腾格里》、《阴山鞑靼》、《猎户星座》、《匹马西天》、《焉支山》等中短篇小说四十余部。完成长篇小说《饥饿草原》。

放马天山

第一部

—

他走了很长的路。穿过大戈壁走来的。他拍打身上的沙土,弯腰钻进老溜子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的窝棚。窝棚外面是戈壁和草原。戈壁和草原的尽头是天山。他坐在老溜子床前。老溜子没有老多少。

老溜子的黑枕头,垫在黑脖子底下,头吊在枕头外面,嘴大张。只有拾一个马粪蛋蛋,才能把那个黑窟窿塞严。老溜子中间一截,搭一片烂羊毛毯。他认得那毛毯。

他还认得老溜子六尺长的猎枪和鹿皮火药袋。那都是他用过的。老溜子不用。它只是老溜子的一个伴。

老溜子两条罗圈腿很细,脚很大。摆在大腿外侧的胳膊,显得长一截子,指头尖快过膝盖。老溜子在马背上度过的日子,比他的年龄长。

他一抠老溜子脚心：“银珠她妈叫你哩！”

老溜子一个驴打滚坐起，盯住他，嘴还是大张。他后悔没有拾一疙瘩马粪。

“你回来啦！”

“你咋活着回来啦！”

老溜子连着叫了两声，精溜溜在地上转圈圈。他总算在床底下拉出一个黑布团（竟是一条裤子），抖擻开，穿上，问：“你刚说谁叫谁哩？”

他歪歪嘴角。这可算成笑。银珠妈本是老溜子的老婆。有年秋天，老溜子从很远的夏季牧场回来，肩搭铺盖，推开门。银珠妈和老溜子一个死了老婆的老相好，在炕上弄事哩。六岁的银珠坐在地上敲脸盆耍。老溜子立在炕边说：“门都不关？”

银珠妈搂着野男人不松手说：“不关！”她好像很生气。

溜子压压男人的脊梁杆子说：“朋友，这不是长法，你恐怕要另办人哩！”

银珠妈抢着说：“你单另办人去！”

“听一下，这驴日的婆娘说的是人话不！”

“人话不人话，你单另办人去！”

“你说的？”

“咋呀，不对？”

老溜子就说：“对对对，就算我把先人休得乌绿的。”他看他们一眼：“你俩忙，我走啦！”

他肩搭铺盖出了门。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把门掩好。

老溜子在马场边沿的戈壁滩，转悠了半后晌，寻到这个被人丢弃的窝棚，中间搭一块烂毡，睡他的觉去了。戈壁上的大月亮升起，老溜子已睡得像个死人。

他和老溜子的女儿银珠同岁，那时在关内和当音乐教师的奶奶在一起。后来，接受再教育到马场，一见面，就成了老溜子的好朋友。他俩就坐在这个窝棚里喝酒吃肉。他们两个人合起来能吃完一只羊。老溜子把这事说给他听，而且竭力赞美已不属于自己的女儿银珠。烤全羊只剩下一大堆骨头。老溜子脱光衣服，按他的方式躺下。不等他拧身钻出窝棚，老溜子就“呼噜”开了。他钻出窝棚，又看

见那轮大月亮。他弄不清,这里的月亮为什么看上去比关内的月亮大。

他俩好多年不见面。老溜子问:“吃了没?”

他说:“没有。”

老溜子拧身在床头上乱翻,把床弄了个过儿,从毛毡底下掏出一大堆烂火纸似的钱,拣出一张皱巴巴大张票子。

“五十,还是一百?”

他一瞅,是一百。他没见过这么大的钱。他看着老溜子。

“盯球哩!”老溜子搔搔吊着一圈一圈干黑垂皮的肚子,“不是我画的”,又弯过长胳膊,龇牙咧嘴抠尻子。老溜子痔疮还没好:“走走走,下馆子,吱美再说!”

老溜子在前面一手抠尻子,迈着罗圈腿摇晃着走。他跟在后面走。

老溜子穿过一片胡杨林,放开手,跳过一道渠。渠水很急、很清,像要冒烟。他跪下,撩起渠水,“扑噜扑噜”洗脸。他走了很长时间路,他是穿过大戈壁走来的,满脸满脖子尽是沙土。老溜子不让他喝水,也不让洗脸。老溜子一年洗不了几回脸,也记不起旁人要洗脸。渠水够凉的。他知道,在三百里外的戈纳尔峰上,它还是冰。

“洗球哩,吃了再洗,跟上。”

他又跟老溜子走。

那个小饭馆不见了。那是一间土坯垒起的平顶屋。四墙上千疮百孔。大戈壁风沙天,屋里跟摇筛子差不多。大石子进不来,小沙石呛得人喘不上气。戈壁滩特大的月亮或崭新的星星出来时,马场的牧工来到小屋里喝酒吃肉并且大声喊叫。

二

这个新饭馆叫“天山酒家”,阔气得让他喘不匀气。老溜子问:“吃啥?”,他说:“老班数。”老溜子手抠屁股,罗圈腿移到开票处要烤全羊。

旁边,围着一桌怪眉日眼的人。男的像女人,女的像男人。男的喝酒吃肉,女的也喝酒吃肉。男女都放声大笑。女的比男的笑得还凶。

老溜子回来坐下,突然对他说:“不见银珠?”

“不见。”

“也不问银珠结婚了没有?”

“不问。”

他一直盯着那群男女。老溜子扭头瞟了那边一眼说:“银珠女婿。戴黑眼镜那一个。”

“像个人!”他说。他认得银珠的丈夫。他是银珠继父的儿子。那时还叫银珠姐姐。他快要离开马场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学生刚分回马场,调查马群跑失的事情。低头走路,偷眼看人。

“管卖马的!”老溜子说。

那伙人高声说着卖马的事。老溜子悄声道:“六国贩马,皇上买马钱都敢用!”又补上一句:“皇上娶媳妇钱也敢用!”

烤全羊送上来。羊黄里透油,像玉石雕成的,有一股叫人昏晕的香气。羊嘴里噙着香菜,额头上还顶一朵牡丹花,脖子下吊一串紫蓝两色的花絮。他俩撕下花,扔开,四只手撕裂非常好看的羊。老溜子抠过屁股的手,捋一个羊腿,嘴里咬着,另一只手端起酒碗,“吱”一声,下去半碗。他也“吱”一声,下去一碗。他四十多岁,可一次吞下半只羊,喝下半桶酒。他和六十多岁的老溜子合起来,一次吃光一只羊,喝完一桶酒。

他好多年没吃这东西,非常解馋。他从左口袋摸出一绺报纸,右口袋捏出一捏莫合烟。那一桌冒出一声尖溜溜的声音,“阿拉伯马,半吨重,价不高……”

他突然很想说话,不论和谁,只要说马。他卷着莫合烟,低头不看他们,只顾自个大声说:“不稀罕。我骑过一吨重的马,纯正的奥尔夫种。”他脚底下被老溜子踏了一下。

那边一下子没声了,都扭过头看他。老溜子趴在桌面上,气也不敢出,盯着他。

“谁要谁跟我走。”他只顾说。

稍停一刻,那边爆出一阵狂笑。女的比男的笑得还凶。他跟着他们大笑。老溜子伏在桌面上,像要哭。

他突然想弄出些事来,最好弄出一个比戈壁滩还大的事来。他站起来,走过去,手腕绕着圈,把金粒那样美妙的莫合烟,撒在他们

的肉菜盘子里!

打斗是在一瞬间开始的。一个穿花衣服的男子跳过来,抬脚踢他。他顺势抓住脚腕子,猛向空中一提,“咚”一声脆响,那男子后脑撞地,挨了一刀似的打滚。老溜子一时没灵醒,等他明白惹下事的时刻,朋友已放平了五个人。老溜子扑到他跟前,“扑通”一声跪下,抱住他左腿:“好碎爷哩,再不敢惹事!”

“去去去,掙个锨,我在前头往倒的放,你在后头往死的拍!”他说。

老溜子一听这话,突然换上一副豁出去的神气道:“能成,我就当拾粪哩!”一扭头掙锨去了。

这些人都不不要命。打倒一个,扑上来另一个。将扑上来的打倒,倒下去的又扑上来。他一直将对方打得摆了一地,估计不会有人再爬起来,方停住手。

戴墨眼镜的银珠丈夫一直没动,两手攥在一起,往下巴底一支,从头看到底。

女人们杀猪似的尖叫,拿着家伙围上来。有一个跑到案边摸了一把刀。银珠丈夫还是那样坐着。

一共有六个女的。他对她们说:“我不打女人!”

“不打你妈!”她们不带一星女人味,满嘴酒气,一脸男性的英雄气概。

握刀的女人,走上来就是一刀。他不躲闪,刀砍在右肩头,砍透几十年前马场男女都穿的那种黄军装,在硕大的肩胛肌上留下一道不出血的白茬。

他交抱双臂,立着:“我不打女人!”

女刀客没下第二刀。其余的也立住不动。

“我想抽烟!”他坐回原位,卷莫合烟。

这时,老溜子肩扛铁锨,罗圈腿晃着,雄赳赳进了门。老溜子一看打倒的人仍在地上呻吟,女婿和朋友相互瞪着。就问:“用锨不?”

“不用!”他又吸进一口烟说。

三

老溜子要他去医院,他不去。老溜子把他俩抽的烟灰,收在手

心里,给他倒在刀口上。刀口有三四英寸长,白囊囊的不出血。

“你这人,说来说去还是没血!”

老溜子联想起十几年前马群跑失的事情,他也说:“是没血!”

“那东西是个七寸子(毒蛇)。”老溜子说。

“谁是七寸子?”

“银珠女婿。不见血不停手。”

他说:“咱睡在窝棚里等!”

天已黑。窝棚里没拉电,老溜子也不预备蜡。两个人各有半只羊在肚子里,老溜子没再提吃晚饭的事。马群跑了之后,他俩有十多年没见面。老溜子也不问他寻自己有什么事。床不宽,他俩一南一北躺下。老溜子脱得赤条条的。

刚入秋,戈壁上不冷。月亮还没上来,星星明灿灿的。老溜子眼看就要“呼噜”起来。他赶紧说:

“我从山里头来的。看见马,跟野马混成一群,有几千,美得很!”

老溜子没说话,也没“呼噜”。

“我追马去!”他又说。

“没人拴你。”老溜子说。

“得买一匹马。”

“你弄去!”

“我有三百元。”

老溜子不接话。外面起了风,沙土灌进来,落在毛毯上,嘴里,眼角里。

“你盖好!”

老溜子又不说话,

“你咋哩?”

“我球塞尻子装睡着哩。”老溜子猛坐起身:“拿口袋装我呀!”

打架之后,老溜子说罚几百元都没事,他有一万元,在窝棚里藏着,每月还有一百多元的退休金。

“你一口棺材,能要那些钱?”他又说。

老溜子又猛地躺下:“我得留个后趁子。”

“给银珠她妈?”

“给她留个球,我卷包上钱,关内逛世事去呀!”